

保

张学东中篇小说自选集

张学东
著

夜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张学东中篇小说自选集

裸夜

张学东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夜:张学东中篇小说自选集 / 张学东著. --银川: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544-1172-8

I. ①裸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066061 号

裸夜——张学东中篇小说自选集

张学东 著

责任编辑 孙莹 吴阳

封面设计 晨皓

责任印制 殷戈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www.yrpubm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0141

开本 880 mm × 1230 mm 1/16

印张 19.75

字数 300千字

印数 208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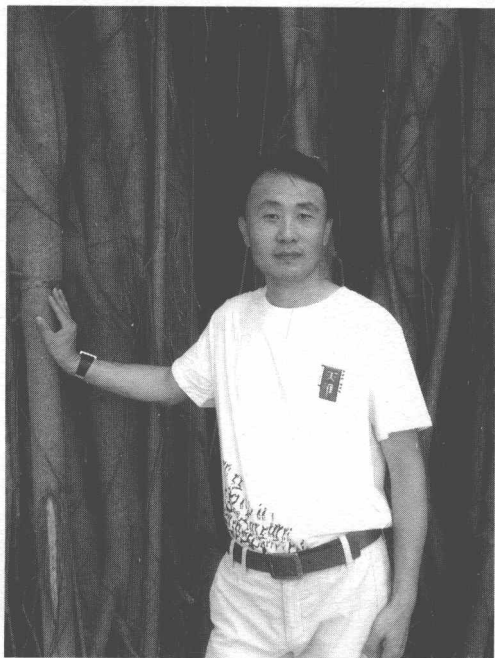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172-8/I·67
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张学东

1972年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被誉为宁夏文坛“新三棵树”之一，国家一级作家，现任《朔方》杂志副主编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天涯》等刊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逾三百万字，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转载，连续入选年度中国优秀小说选本50余种，并多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等国内权威性年度小说排行榜，部分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、日本、北美及中国台湾地区。获《中国作家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》等刊优秀小说奖、宁夏文学艺术小说一等奖、宁夏政府优秀文化创作奖等，先后入选“国家百万千人才工程”和“四个一批人才工程”。现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7部，长篇小说《西北往事》《妙音鸟》《超低空滑翔》《人脉》等6部。

目 录

托付给你的事 / 1

电话迷藏 / 40

一个人的餐饭 / 79

疑是悬崖 / 118

被瞄准的女人 / 155

投奔 / 187

裸夜 / 224

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 / 267

一个知识分子的嗅觉与担当 / 297

张学东主要作品年表(1999-2014) / 300

托付给你的事

有时，而且恐怕是经常，人们自己不会枯萎的，他们把塌了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。

——（美国）雷蒙德·卡佛

上 篇

一个人那样孤寂惯了，几乎快成了一潭死水，很难再起一丝的涟漪。事实也是如此，若不是这个小家伙猛不丁地闪现在他的生活里，老人一直都以为，自己这辈子到死的那一天，也没什么可以牵挂的东西了。

向阳家属院统共十几幢旧楼，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纺织厂还红火时建成的，有一半楼体的墙面还是砖背裸露的那种，甚至连阳台都没有包完整，看着粗粝狰狞又老气横秋。他呢，常年就住在小区铁栅门右侧的简易平房里，门房是个小套间，外面是值班和登记室，有电话，有旧写字桌，还有一条像医院通用的那种奶白色的长条椅，椅面和靠背早被数不胜数的屁股和脊背磨得油光油光的。穿过一扇带玻璃窗的小门，里间就是他的休息室，摆一张从职工宿舍里弄来的吱吱扭扭的双层床，一张旧圆桌，两把黄漆木椅，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，电炉子，水壶，锅碗盆碟，米面袋子，打了蔫的白菜和一堆土豆，等等，虽没有头绪，却又一目了然。他统共就这点家当。

他人也一样，简简单单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好像自从有了这个家属院，

地上的东西，后来楼房建起来了，领导觉得他孤苦伶仃的，连个老伴也没有，人又老实厚道，这里确实也需要个看门守院的人，索性留下了他。平时，他就负责收个信件报纸，扫扫院子，清理垃圾，闲了给几道绿篱和十几株树木浇浇水。很多人到现在也没弄清他叫什么，也不知他年纪到底多大了，见面通常管他叫声何师傅，也有稀里糊涂就喊霍师傅的，反正一切就这么简单。何师傅把十多年光景就这么简简单单地送给了向阳家属院的人们。

如今，向阳家属院原来的老住户一多半都陆续搬走了，城里大搞土地开发，人家新型住宅区和别墅又有绿地又有水池，房子面积也都上百平米了，住着又宽敞又舒适，但凡手头有点钱的人，谁乐意一辈子都窝在那种破破烂烂的小鸽子笼里？不过，老居民是搬走不少，旧楼照还在，有的转手卖出去了，也有的搞租赁，每天早晚，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人进进出出，似乎比以前更热闹些。俗话说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何师傅当然还是何师傅，只不过比先前老了许多，背也往下驼了好几度，眼睛有点儿老花了，看人总眯缝着眼，一只耳朵从去年开始稍有些背，听人说话得刻意偏过头，把另一只好些的耳朵凑上去。

这些自然都是闲话。单说这个秋天的下午，也就四点来钟的光景，雨正淅淅沥沥下着，这场秋雨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了，一点儿放晴的意思也没有，楼皮都给泡脱了，地上到处汪成了泥水滩。赶上这种下雨天，何师傅基本上没活可干，院子不用扫了，树也不必再浇水。随便吃两口东西，人老了吃已不重要，然后就斜躺在条椅上看电视，电视还是厂里多年前淘汰下来的，十四寸、牡丹牌、黑白的，天线也少了一根，胡乱转转仅有的那根单不叉天线，也能凑合着收到两三个频道，时不时有雪花点儿闪，反正他也是瞎看，多半时间只是听听声音，好解个闷儿。

阴雨天就这样无聊，房间光线很暗，人是最容易犯困的，眯一会儿眼就快睡着了似的，仿佛又在做梦，梦见老家的一棵枣树开花，香喷喷的气味缭绕散开，招惹来好大一群蜜蜂，正围绕在枝头上嗡嗡唱着闹着，听得人越发睡眠蒙眬了……对于往事的零星回忆，总是浮现在这种半梦半醒之间，他竟不由得打了个喷嚏——原来，是有人忽然走进门房里，把外面的潮湿清冷的空气裹挟进来。他吧嗒着发了馊味的嘴巴，慌忙从条椅上站起

来。眼前站着个女同志，三十岁上下，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肩头，上面挂了一层细密的水珠子，看着有些发白。这个女人一进门，先低下头把头发使劲地左右甩了甩，大概是想把雨水甩干，她嘴里一连声嚷着，破天气，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，真是倒霉死了！何师傅茫然地瞧着她，不知道这个女人进来想要做什么，或者，只是来避避雨的？！

正在他疑惑之际，门像是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，接着一把黑雨伞冒冒失失地从外面硬塞进来，有一瞬间，它刚好被卡在两条门框之中，进退两难，但那把伞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顽强地推着，终于砰的一下，冲了进来，将一股更冷更湿的空气顶进屋内。何师傅一惊，正要说话，见那伞扑啦一下收起来了，雨点噼里啪啦飞溅到地板和墙上，有好几滴是溅到他脸上的。伞后猛不丁蹦出个小男孩，噘着个小嘴，翻着黑豆般的圆眼睛，一个劲儿地东张西望，然后，旁若无人又没好气地说，你把我带到这里干啥？妈，我肚子都快饿扁了，我想吃好吃的！女人气气地瞥了小男孩一眼，说，吃吃吃，整天就知道吃，我看你就是饿死鬼转世的！骂完，她终于把目光较为和缓地移向了何师傅，并以一种不无恳求的语气说，老师傅，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，他是我儿子涛涛。她边说边一把将小男孩扯拽过来，非让孩子叫何师傅爷爷。小男孩不屑又不羁地瞅了瞅他，很不情愿地像蚊子哼似的叫了他一声，可何师傅根本没有听见。女人接着说，老师傅，是这样的，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得马上出去一趟。这雨也不见停，带上孩子不方便，路上来回得十多个钟头，再说我儿子明天一早还要上学呢，我怕晚了影响他。所以，就想把他托给您，请无论如何帮我照看一下，我办完事立刻就赶回来接他，您看行不？

这种事情以前并不是没有碰到过。比方说：谁家让他帮忙照管几天物品，谁家请他帮忙收拾废旧不用的家具，或者，谁家突然有个啥急事，临时求他帮着照看一会儿老人或孩子，他一般是有求必应的。远亲不如近邻，毕竟是一个小区的住户，谁都会摊上个大事小情的。再说了，他也确实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需要打发。何师傅听女人说完话，才又重新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对母子，印象中以往都是见过面的，大概彼此没说过话，但每天进来出去的人多，具体住在哪幢楼他可说不清楚。这个叫涛涛的男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吧，或者，更大一些，衣服裤子都是那种最常见的蓝白相间

的校服，看上去比孩子身体大许多，显得有些邋里邋遢的，又糊得脏兮兮的，裤腿和白球鞋上尽是污泥点子，勒在肩膀上的书包带好像两根结实的绳子，把他的小身体往后拼命拉扯着，使胸脯鼓凸得很厉害。男孩站在房间里一刻也不肯安生，一会儿踮起脚尖像兔子样原地蹦跳，一会儿又用一只脚去踩另一只脚，好像那鞋不是他的，一点儿也不懂得爱惜。这个头发湿得滴水的女人，身上的穿戴很一般，上身穿一件很普通的花格子衬衫，灰蓝色的旧牛仔裤，咖啡色平跟凉鞋，肉色袜子，袜头渍了两角泥污，脏兮兮的。肩头挎着一只看不出是皮还是革的软塌塌的女式背包，本色的嘴唇，一看就知道没有涂过口红，右眼角靠近鼻梁骨的地方，有一斑褐色的泪痣，看着很显眼，像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爬在上面。整副面容多少有些憔悴，或者，像生了病似的。

就在何师傅打量他们母子的工夫，女人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忙打开自己的皮包，从里面摸索着掏出一张二十元钱，很客气地递到老人面前，再次郑重地央求道，师傅，这点钱您先收着，算是给他买饭的钱。何师傅没有去接，犹豫了一会儿，问道，照看一下问题倒不大，那他要是睡觉啥的该咋办？女人立刻转忧为喜，说，涛涛自己身上有钥匙，他要是实在困了，您把他送回家就行了。说完，不等何师傅表态，就上前一步硬将那钱捏成团，塞进老人手心里，似乎是怕老人不肯收，又特意用双手将他的手围拢住，然后轻轻地握在一起。女人这时距他很近，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淡淡的芳香扑面而来，就像一束开得绚烂又叫不出名字的花儿，老人鼻孔有些发痒，似乎又想打喷嚏，但他生生给憋了回去。女人握着他的手说，她会好好感谢他的。

那一刻，何师傅的确觉得有种异样的感觉，女人的双手湿湿而又冰冷，她的手心紧紧贴在他那皱褶又干瘪的老手背上，她指甲的颜色不是红润的，有点儿白惨惨的，好像她身上有些不足之症。他几乎都快打了一辈子光棍了，好像还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这样大大方方地握住他的手。一瞬间的感觉就是如此，很奇妙，很新鲜，气息温柔，突如其来，猝不及防，让他似乎无法拒绝她提出的请求。于是，他嗫嚅着，又像是很难为情地说，忙都没帮呢，谢我做啥？这钱呢我就不要了，待会儿我煮点儿吃的，给娃儿吃饱肚子就成了。女人冲他不无感激地笑了一下，眼圈似乎有些微微泛红，双

手却依旧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没放。她说，何师傅，钱您就拿着吧，千万别嫌少！这孩子嘴馋，万一闹着想吃零食，就用这钱给他买。说完，又转过身蹲在男孩跟前，用手来回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，以母亲特有的口气嘱咐道，涛涛，你一定要听爷爷的话啊，可不许调皮捣蛋，妈走了。男孩不置可否地盯着女人，嘴巴依旧很不高兴地噘着。女人顺手从男孩手里拿过那把黑雨伞，然后走到门口，把手里的伞直直地伸到外面去，砰地打开了，又回头冲老人说，何师傅，忘了告诉您，我家住在7号楼4单元401，涛涛就麻烦您老人家了。

何师傅迟疑地哦了一声，忙对站在门口的女人说，没啥，放心走吧。他那只捏了钱的手半天也没有松开，始终一动不动摁在小腹处，好像那地方很疼似的，必须用手压着。

天悄悄地黑了，雨好像还淅淅沥沥下着。

何师傅正忙着做饭，他打算下两把挂面，再打一个荷包蛋，他自己舍不得吃。一开始，小男孩还趴在外间的那张靠窗的桌前，沙沙地写着作业，小脸眼看贴到本子上了，看不清他的模样。

这时候，外面下班回家的人多起来，因为是雨天，时不时会有居民突然钻进门房里，短时地避避雨或相互寒暄两句，他们自然就发现了这个小男孩。有人好奇地跟何师傅打听，这是您的小孙子？何师傅只当是玩笑话，笑着摇摇头，继续埋头做饭。水烧开了，屋内水气缭绕的，面条已经下了锅，眼睛就得老盯着，他右手拿双筷子随时搅和着，左手端半碗凉水不停地往里兑，生怕潜了锅，那样最容易烧坏电炉子。

面条煮好了，荷包蛋团结得十分饱满，何师傅自己也相当满意。他先盛出一小碗面，在里面加好了汤汁，又调了酱、油、醋、盐，和事先切好的葱花，然后把那只荷包蛋款款地盖在碗的最上面，看着让人很有食欲。等他转过身，准备招呼小男孩吃饭时，顿时愣住了。刚才明明趴在桌上的小男孩，却不见了影，作业本和书歪斜地翻开着，打开包盖的书包依旧横在条椅上。何师傅急忙放下碗，快步走到门外张望。院内的那些楼房已零星亮起了灯，雨点在他眼中闪着发黄的微光，从各家各户的厨房和抽油烟机口飘出的饭菜气息，正丰盛地弥漫在潮湿清冷的空气中。

他冒着雨从门房走到家属院大门外，也没有看见那孩子的影儿，他又折转过来，在十几幢楼前楼后的甬道里走了两个来回，还是没见到那个小家伙。何师傅真的开始着急了，他忍不住想喊，嘴巴张了几张，却忽然忘了那孩子叫什么名字了。他到底叫个啥呢？刚才人家妈妈明明告诉过我的，瞧我这记性！真是老了不顶用喽……他自言自语着，为此事颇费思量。他身上几乎被雨淋湿了，等他落汤鸡似的再次回到门房里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孩子正若无其事地在桌前摆弄着他的电视机。他又惊又喜，嘴里却佯作生气地问，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，害得人四处好找！那孩子似乎并不想搭理他，只含糊地说句，尿个尿不行啊？就继续拼命拧那台黑白电视的旋钮，边拧边嚷，你的电视机怎么这么破？连动画片也看不到，真烦人！

何师傅顾不上擦自己脸上和身上的雨水，赶忙把桌子上的那碗面端给孩子，笑眯眯地说，涛涛，来来来，咱们先吃饭吧，放凉了再吃，肚子该疼了。对，他是叫涛涛，他一看见这孩子，就自然而然地叫出了他的名字，好像他们已经很熟了。这时，他很是为孩子叫出了孩子的名字而感到高兴。孩子却气急败坏地用手掌连着拍了两下电视机壳，扭头盯着他手里的面碗，撅起嘴说，我讨厌吃鸡蛋，她没告诉你吗？何师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他满以为孩子们都爱吃荷包蛋，他小的时候想吃还吃不到呢。这孩子，真是没道理！心里这样想着，嘴里却依旧哄劝着说道，涛涛乖，鸡蛋最有营养，你们娃娃正长身体呢，吃了有用，来，听话，吃了吧！不吃不吃不吃！我就不吃！蛋里有股鸡粪味，难闻死了！孩子一连串地嚷着，同时高高地仰起脑袋，跟小斗鸡似的，半天也懒得再看一眼那碗里的东西。

他端着个碗很为难地问，那你到底想吃啥？要不这样，你只把面条吃了，剩下蛋我来吃，成不成？孩子突然撇过脸去，朝窗外望了望，外面彻底黑了，门房亮着灯，玻璃窗上映着一老一少的影子。我想吃麻辣串，还想吃烤鸡腿和炸鱿鱼！孩子对着窗上老人的影子大声说。何师傅愣了一下，并没有立刻放下碗，他答应过孩子的母亲要给他做点吃的，况且，现在面条都煮好了，他毕竟是个小孩子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，再说零食吃不饱肚子。这样想着，他就去把那个荷包蛋原封未动地放回锅里，然后把碗和筷子再次端到孩子眼前，说，你好歹先把这碗面条吃了，一会儿爷爷答应给你买好吃的。

小男孩终于摸索着收到了自己想看的那个台，可图像很模糊，他正急得像只小猴，抓耳挠腮，无可不可的。何师傅恰好这时挡在电视屏幕前，孩子随手一拨拉，那碗和筷子便从老人手里飞了出去，啪啦一下摔在地上，满地都是面条和汤汁，碗也裂成一摊瓷片。何师傅双手在胸前抖了抖，气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，可惜那碗面了，还有他的碗！他强压怒火说，你这孩子，不吃就不吃，你乱推啥？孩子不以为然地冲他翻了翻白眼珠，说，活该！谁叫你挡人看电视呢？老人终于火了，多年来从不曾发过一次脾气，这时火腾地就从肺腑最深处冒出来，他挥手给了孩子一个大耳光。小坏蛋！嘴还硬得很！小男孩怔住了，显然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老人会动手打人，他咬了咬嘴唇，眼泪倏地流出来，接着，他一扭头疯野地往门外跑去。

这真是件麻烦事！何师傅一边收拾着地上的东西，一边这样想。现如今的孩子真太不像话了，糟蹋了五谷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！也许是心不在焉，他在拾掇那几片残碎的碗片时，一根手指竟给划破了，血缓缓地涌出来，他赶紧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吮了吮，血的味道甜丝丝的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吮过自己的血了。不小心弄破手，应该是小孩子的事了，可现在他却为了一个陌生的小家伙，又尝到了鲜血的腥味。

男孩跑出去有一会儿工夫了，他也没有急着去追，估摸着跑不远，外面黑灯瞎火又下着雨，大不了就是回自己的家了，他妈妈说他身上有钥匙。再说，得给这小家伙长一点教训，小孩子嘛都是越惯越不成样子的。他想，看样子那女人没有把孩子管教好。等收拾完地上的残物，指头的血已止住了，想起锅里还有面条，自己肚子也有些饿了，就盛了出来吃。面已经凉了，而且坨成疙瘩，他胡乱扒拉了几口，味同嚼蜡，又放下了碗。这时，他的火气也基本消了，想着自己老老的一把年岁了，跟个几岁大的孩子一般见识不值得。这才出了门房，想去看看那个小家伙在哪儿待着，说不准正蹲在哪个楼门洞里偷偷哭鼻子呢，劝一劝叫回来算了。

雨停了，飘在晚风中的只是细碎的水星子，扑到脸上凉飕飕的。何师傅打了几个寒噤，他打着值班用的手电筒，光亮几乎照遍了家属院的每个角角落落，也没有寻到那个孩子的踪影。他想到孩子家里去看看，可糟糕的是，刚才那女人临走时说的住址，他只隐约记了半拉子，一时竟想不起是几号楼。所以，现在老人只能一幢楼一幢楼地挨着去找4单元401。虽

然楼不算多，可对于他这样的老年人来说，这实在是件苦差事，连着上上下下下了几幢楼，他就吃不消了，腿肚子绵软，脚底发飘，呼哧呼哧直喘。

何师傅开始后悔了，早知道如此，刚才就该追上去抓住那个小家伙，放他跑掉实在是自己的过错。继而又想到，也许自己一开始根本就不该揽那个女人的闲事！万一，那个小家伙不听话，再跑出去闯出啥祸事来，到时候他可怎么跟人家家人交代啊？想到这里，他简直觉得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了，尤其是，一想到那孩子不羁的眼神和举止，这种恐慌就越发向他逼近，挤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今晚到底是怎么了，干吗非要出手打那个孩子？他跟这对母子素昧平生，人家相信他才把孩子托付给他的，不就是为了一碗面条吗？不就是打碎了一只碗吗？自己何苦来呢？……

就这样胡思乱想着，他几乎慢吞吞地爬上爬下家属院内所有的楼。中间也曾碰到几个正在上下楼的住户，都用很奇怪的眼光打量他，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；也有人打开房门后问他敲门干什么，要找谁。何师傅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声，哦，没啥，没事，我找错地方了。可是，他心里跟着火了似的，一次次敲响别人家的门，又一次次遭受白眼和失望的打击。而那个调皮的小男孩，仿佛是被黑夜吞噬了似的，一点迹象都没有。最后，他拖着酸痛不堪的两条老腿，又一步一步回到门房，满心以为孩子会眼巴巴站在门口等着他，请求他原谅自己，可事与愿违，老人简直快要崩溃了。唉，这倒霉孩子，他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

家属院外面的巷道两侧，零散地有几家商店、小饭馆、粮油行和理发店。何师傅依次进去打问了一番，不停地给人家比画那孩子的相貌高矮，甚至死乞白赖地求人家若是见到了一定给他通个信。后来，他终于走到顶头那家网吧前，脚刚踏进去一只，就被横在门口的一条粗胖的大腿给挡住了，老头儿，你找谁？一个同样粗壮的男声冲他呵道。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又给人家诉说、比画了一通，没等他话音落下，一只胖手早油腻腻地把他搽到外面了，这里没你要找的人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这从来不接待未成年人！何师傅一连退后几步，觉得这个胖子好像没跟他说实话，明明有好多回他路过时看见很多孩子打这里进进出出的。他还想再凑上去好好问问，见那胖子双手抱拢放在胸前，点晃着一条腿，冲他也斜着一只白眼。何师傅又觉得这种人满脸横肉，是惹不起的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暂且转身

往回走，可他并没有彻底离开。网吧的事他略微知道一丁点儿，有些孩子的家长偶尔到门房里也会谈起此事，说孩子对游戏如何如何着迷，一旦沾上就不好好学习，玩得上瘾家都不想回。所以，他就想在这里徘徊着，说不定那小家伙就在里面呢。老人的这种考虑也是有些根据的，比方说，刚才男孩在门房里摆弄电视机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很油练，好像跟电器沾边的事都难不住他。

可是，他在巷道里不停张望着，等了将近半个钟头，眼看夜空又零星飘起雨点来了，也不见孩子从那网吧里出来。老人多少有些气馁了，想到自己毕竟还有值班工作，门房这半天也没有人，终归不是个事，还是先回去等等再看看吧。他还没走到家属院，就见前面路灯底下围着三五个人，正影影绰绰晃动着，像一群鬼影，他心里顿时有种很不妙的感觉，腿脚一阵发麻，好像不听他使唤了。快走近时，就隐约听见了呜呜的哭号声，好像嗓子都哑了，窒息般抽噎着。其中还夹杂着七嘴八舌的谩骂声，都气横横的。小碎怂，还有脸哭？谁叫你不学好！跑到这想偷吃的！快起来，带我们找你家长去！别蹲在地上耍赖皮了！快说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明天非告诉你们老师不可……

何师傅见状慌忙挤上前去，他几乎不用再多看一眼，就已猜到蹲在那几个大人中间的是那个孩子了。正应了那句话，怕啥偏就来啥了。他的手脚开始莫名地哆嗦起来了，右眼皮子扑嗒扑嗒直跳，这是他许多年来从没有过的惶恐，简直有种大祸临头了。

等回到门房后，老人二话不说，赶紧先投了湿毛巾给孩子擦脸。这才发现孩子流过鼻血，血迹已凝固在人中上，下巴颏也有弯曲的一道，孩子的一面脸蛋青紫青紫的，看上去高出一块来。擦脸的时候，孩子疼得直龇牙，一个劲儿地往旁边躲着。

老人的心肠忽地就软了。进门前还满满一腔子怒火，他平白无故地叫那伙人数落甚至可以说是羞辱了一通，说他怎么做老人的，连自己的孙子都管不好，白活了一把岁数。好在，孩子只是偷了吃的东西，而且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他们抓了个正着。他除了鸡叨米样频频点头、低三下四地赔不是、承认自己人老没用之外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他不能也不敢跟别人说，

这孩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样的话事情会更复杂的。既然没有关系，人家凭什么会让他把孩子领走？他只想把孩子从那些人手里要回来，要不然等那女人回来，他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

这阵子，看着孩子那肿胀的小脸和可怜兮兮的模样，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老人轻声问孩子是不是刚才那些人打的，还疼得厉害不厉害。孩子一声不吭，只顾吸溜吸溜擤鼻涕抹眼泪。他就不想再难为孩子了，心想那些人也是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怎么能把孩子打成这样，不就是拿了一根香肠吗？这样一想，他也更加后悔先前自己的那一巴掌，好像大人一遇到事情总是喜欢动手的。但他还是要埋怨几句，谁叫你不学好？打小偷针，长大偷心！你妈和你们老师没教过吗……从今以后啊，可要学得乖乖儿的。说着，跟变戏法似的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和一大块巧克力，给孩子的两只手里各塞了一个，东西都是刚才去商店找孩子时顺路买的，当然花的是他自己的钱，那二十块钱他可没有动。

小男孩默默地吃完那块巧克力，又喝了几口老人端给他的热水，才趴在桌子上，开始装模作样地写作业。何师傅呢，就坐在靠墙的条椅上，两眼盯着孩子那佝偻得像小老头一般的背影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他这辈子没成过家，更没有过孩子，打小因为老家闹饥荒就背井离乡了，从此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去过，除了梦里经常出现的那一树芳香扑鼻的枣花，和一群嘤嘤嗡嗡飞舞的蜜蜂，他几乎都不记得父母弟妹的样子了。孩子也是无意中回过头，发现何师傅正老泪纵横地望着他出神，还以为他在为刚才发生的事伤心难过呢。小男孩马上敏感地扭过脸，又老老实实在地上趴着。

墙上的挂钟雨点样，嘀嗒嘀嗒响个不停，老人偶尔抬头眯着眼瞅了一下，十点半钟了。照那个女人的说法，再有两三个钟头她也该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才发现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趴在桌上睡着了。他轻轻地走过去，孩子似乎睡得很香，把一边的小脸都压瘪了，铅笔扔在本子上，嘴唇朝外翻凸着，口水流了一摊，清汪汪的。何师傅叹了口气，他想了想，才蹑手蹑脚地把孩子抱到里间屋的床上。他觉得孩子睡着时简直跟面条一样软，随便他怎么动弹，好像都不会弄醒的，但他还是轻轻地帮他脱鞋，又款款地盖上被子，这样孩子能睡得舒服些。

何师傅在床沿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听着孩子渐渐均匀的呼吸声，心

情不知不觉好了起来，他这样睡着确实让人觉得又踏实又省心。他起身走到外间，下意识地朝窗外望了望，心里想，明天天怎么也该晴了吧？

后来，他就在门房的那张条椅上斜靠着身子，慢慢迷糊着了。事实上，他是想等那个眼角长泪痣的女人回来后把孩子接走了，他再回里屋好好睡的，但始终没见那女人的影儿。

第二天早晨，果然出了太阳，有点儿天遂人愿的意思。

何师傅很早就出门了，尽管夜里在条椅上睡得浑身都不得劲，腰和脖子像是在醋缸里狠狠地泡了一宿，酸痛酸痛的，可他还是一醒来就赶快拿起扫帚，到院里忙乎了好一阵子。雨过天晴，空气十分清新，人往晨光中一走，感觉有股重新活过来的劲头。

许多年来养成的习惯，早起第一件事，就是打扫院子和收拾垃圾。刚下过雨的院子不是很脏，他只把那些被风雨打落的枯树枝和黄树叶扫了扫，又将依旧淤积在水泥地上的明镜样的雨滩往四周赶开，好让甬道尽快晾干方便大伙走路。等他干完这些活，抬眼看到第一拨背着书包的学生，从楼门洞里三三两两钻出来时，才恍然意识到，该让那个小家伙起床了。

这时，他才稍微合计了一下昨晚的事，也许那女人早就回来了吧，估计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他在门房的椅子上睡着的样子，觉得不便于打扰他休息，所以才没有深更半夜敲门进来接她的孩子。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，他当然也能理解的。再说了，从一开始那个女人提出要把孩子托付给他，他好像就没有疑心过什么，尤其是当那一刻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时，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了。人嘛，都会遇到些为难的情况，能帮别人一把就帮一把吧，那个女人若不是事情紧急，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管。他心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去做的。他这一生活得简单，想法自然也从来不会复杂。

不管怎么说，得先叫那孩子起来，洗洗脸去上学是正经。可转念一想，孩子昨晚耍了脾气，确实也没有吃好饭。对了，他应该先给那个小家伙弄点吃的去，吃饱了肚子，不想家嘛。于是，何师傅放下扫帚和簸箕，并没有回门房去，而是直接朝外面的巷道走去，那里有一家卖油条豆浆和包子稀饭的小食店。他自己平时很少去的，早点都是胡乱凑合一下，有时煮个

鸡蛋，有时也熬碗稀饭，多数时候，都是啃干馍馍或热着吃头天的剩饭什么的。今天为了那个小家伙，他决定破一次例，不能再瞎凑合，因为昨天他已经领教过那个孩子的胃口和脾气了，大清早起的，他可不想为这点小事，再惹那小家伙生气不好好去上学了。就算把好事做到底嘛，一顿早饭也花不了几个钱。

这样想着，他已经迈步走进那家小店。里面已经有人坐在那儿吃早饭了，豆浆和炸油条的气味喧腾腾热乎乎的，直往人鼻孔里钻。连他自己都禁不住要流口水了。他想了想，就向人家要了两根油条、半笼小肉包和一塑料袋热豆浆，怕那孩子挑剔，特意嘱咐人家多往豆浆里加两勺白糖。到什么时候，孩子的嘴巴总是刁的，他当孩子的时候不是也一样吗？总是想要搜腾点好东西吃，只不过当时家里条件太艰难了，好吃头总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一样，可望而不可即的。

买回早点之后，那孩子依旧睡得香甜，何师傅伏到枕头跟前连着叫了两次，他总算是醒了，拼命揉着惺忪的眼睛，奇怪地望着何师傅，好像不认识眼前的这个老人，又好像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睡在老人这里。何师傅笑眉笑眼地说，小懒虫，该上学去了，再晚可就迟到了！孩子揉着眼睛，磨蹭着下了地，自己把地上的鞋往脚上套，又蹲在那里慢吞吞地系鞋带。老人见他系的方法又慢又不得体，就主动上前蹲下身帮他系，嘴里还说，要这样绾个活扣，像你那样很容易绾成个死疙瘩，到时候想解都解不开。孩子站在那儿打了几个哈欠，嘴巴臭烘烘的。老人就拉他到外间屋洗脸，又把自己的刷牙杯兑了温水，递给孩子叫他好好漱漱口。

接下来，一老一少坐在条椅上开始吃早点。油条一人一根，包子老人只尝了一个，其余都让孩子吃了。看来甜豆浆很合这孩子的口味，他喝得咕咚咕咚的。他故意问他，好吃吗？孩子狼吞虎咽地冲他点了点头，嘴巴吧唧吧唧响。他嘿嘿地笑了笑，说吃慢点儿，可别噎着！孩子一口吞下最后的一个肉包子，腮帮子鼓得像跳上了岸的鱼。望着他吃东西时的小模样，老人觉得心情舒畅起来。难怪院里那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，整天跟在小孙孙屁股后面，接了送送了接的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烦，还总是舍得花钱，动不动给孩子们买这买那的，原来，这里面竟有一种付出后的快活，以前他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这辈子竟能体会到这种奇妙的感觉。